



師愛飛揚

◆編輯室整理

——二〇一五年教師營側記

「父母的責任，把孩子養大；老師的使命，把小孩教成聖賢。」這是福智文教基金會創辦人日常老和尚對老師的期許。然而這份神聖莊嚴的事業，曾幾何時，從令人欣羨到視為畏途？

透由多元課程與實例分享，策發老師教育大愛與希望的二〇一五年教師生命成長營，於二月四日至七日在南台灣的屏東大仁科技大學舉行，共一千三百多位校長、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參與。學員分別來自台灣、韓國、厄瓜多、哥斯大



黎加、緬甸、印尼、香港、馬來西亞等地，最遠的是從中南美洲哥斯大黎加及厄瓜多來的華語教師們，光是搭機轉機就花了三十多個鐘頭。然而他們對舟車勞頓甘之如飴，「福智致力推廣儒家文化的用心，讓我生起發揚中華傳統文化的使命感。」在厄瓜多教華語的蔡老師深受感動，發願將營隊所學帶回遙遠國度。

一如老和尚創辦營隊的初衷，四天三夜的課程，重燃了許多老師對教育的熱忱。從事特教的曾老師，謙稱內向又沒自信，面對弱勢學生心中壓力很大，一度想放棄教職，但經過營隊課程洗禮後，找回剛畢業時初當老師的感動：「重新看到自己可以幫助特殊學生，其實很幸福。今後在我心中，老師是很神聖的職業，也是人生的志業。」

熱忱與感動，來自營隊中千人凝聚的良好學習環境，然而心靈提升需要心靈導師和夥伴，長時間努力、持續學習。福智文教基金會很樂意陪伴每位回到教學現場的老師們——繼續學習之旅。

關愛 讓自他更幸福

學員與法師的「心靈對話」，一來展現老師在營隊學習的脈動，二來反映出教育職場上最令老師頭痛的問題。愛爾蘭詩人葉慈說：「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偉大傳燈人的老師，必須先擦亮自己燦燦心燈，才能照亮學子的生命。

◆「孩子不聽話(叛逆)，怎麼辦？」「如何面對孩子王(訓導處常客)？」「怎樣才能讓姍姍來遲的研究生準時到課？」問題面向不同，法師一一以貫之——從關愛開始！法師說，師生關係應是傳道授業解惑，而非單單知識的傳授。要先建立良善師生關係：「我對他的關懷，他對我的信心」，則老師說話，學生就聽得進去。

法師強調，前提是真心關愛，而非要求。

「喜歡他，才能教他。」怎樣才能喜歡學生呢？「能夠教育一個人的關鍵在看到他、發掘他的亮點，然後肯定他。」找亮點並予以肯定，需要許多許多例子、一次又一次，因此不能急求果報。總之，謹記「不喜歡他，就教不好他」的鐵律，反之，教好了他，成為他生命中的貴人。

◆「如捷運殺人事件主角鄭捷這般的孩子，如何輔導？」老師提高了難度，法師依然慈悲。



法師表示，要改變苦樂，必須先改變行為，要改變行為，須先改變見解、認知。法師說，這個事件乃偏差價值觀造成，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幫助未犯者，但對犯者，心態上不排斥。」

法師並引用日常老和尚曾於心靈對話時的經典回答，觀待犯錯者。當年學員問：「對陳進興（白曉燕事件）這樣的人可以觀功念恩嗎？」老和尚回答：「走在前面的人掉進了洞裡，我因而避開不會掉入，我怎能不感激他呢？」法師說：「這個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壞人，只有無知的人。」當認知不一樣時，面對人的心情就不一樣。

◆「如何輔導同性戀學生？愛的本質都一樣？」問題似乎越來越棘手，法師繼續導歸於心靈。法師說，接納他、關懷他，而非輔導他；多一分理解，但不用改變他。因為你我都是煩惱眾生，大家都需要淨化。

至於愛的本質都一樣？法師妙答，「永浴

愛河」一詞實出自佛經，意味永遠沉溺、沉淪在「貪愛」的河流裡。而此所謂愛的本質，等於煩惱的本質，等於貪愛。煩惱是痛苦的根源，決定我們苦樂的是「心」，同性戀、異性戀都被「貪」束縛。人和人在一起，應為著心靈提升，否則（如為外貌、性都會苦，結果一定不好。

◆「自己真是生命故事的導演兼演員？」老師回歸生命的現實面。法師表示，誠然，一生所遇為往昔種的因，所以自己的確是自己生命劇本的導演兼演員。只是，我們多半不喜歡這個劇本，此皆肇因於無知的關係，法師引《入行論》：「眾生欲除苦，奈何苦更增；愚夫雖求樂，毀樂如滅仇。」

法師說，在沒有其他好或壞的因緣加進來的狀態下，命是可算的。但事實，命是可以改變的。佛法不是宿命論，而是緣起論，所以是努力精進的心態。好的命運是自己創造的，重點在必須種下正確的因。



▲邀約老師參加營隊，貼心學生早早準備好了巧禮物。

◆「遭人毀謗（中傷）該如何？」「生氣時如何轉念？（如何情緒管理？）」這是熱門問題之一。法師引用《菩提道次第廣論》「忍辱度」的內涵，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說明：忍辱不等於壓抑，看清楚「真相（把人跟煩惱分開）」，就能處理。但這層層嚴密的理路，小小篇幅筆不勝書，若有心者，歡迎參加《廣論》研討班！

發現截然不同的自己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有一個神話，而開啓這個神話的鑰匙，就是在老師的手裡！在無限生命中，每個人都有無限的可能，但要想突破自己既有的生命格局，一定要依靠師長。從他的眼中，我們會發現一顆光彩奪目的寶石，一個截然不同的自己。

◆台北市金華國小 郭老師：參加營隊前我對

「好老師」的概念很模糊，只知道考教甄時，每次都在菩薩面前發願，我要用一輩子的時間當個好老師。但什麼是好老師？曾經和朋友討論發大願這件事，當下我覺得只要把手邊的學生帶好，讓他們不踰矩，保持一顆良善的心，守本分的完成分內事就夠了。

來營隊學習後，發現不只如此。日常法師

說：「老師的使命是把孩子教成聖賢。」我在班上推動讀經很多年了，也常跟學生分享古聖先賢的故事，希望他們效學，但「跟聖賢學習」和「成為聖賢」，好像是兩回事。

直到如證和尚提到「有願必成」，才知道只有把願放在那麼高的位置，我才能清楚了解自己該往哪裡走，能把學生帶到哪裡去。所以我發了一個大願，我要把學生教成聖賢，把教師營得到

的感動帶回學校，並持續在基金會學習，尋找生命的導師和志同道合的夥伴，希望自己能帶給周遭的人正向溫暖的力量。

◆嘉義市博愛國小 蘇老師：我二十四歲，八年前是我第一次接觸關愛教育，當時是在福智教育園區就讀國中的學生。那時我發現，老師們參加完關愛教育研習營後「煥然一新」——學生的優點被無限放大，過去對我們的苛責都淡化了，且教學方法和教學態度都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我們的好日子似乎來了！

關愛教育真是學生的救世主，於是我跟老師借看研習手冊，看完後，我認為關愛教育是每位老師一定要學習的內涵。現在也當老師的我，因自身驗證學生需要關愛教育，那就像呼吸一樣重要，所以期許關愛教育能在我身上實行下來，也希望所有的老師都把關愛教育帶回去送給學生。

◆台中市立大安中學 國老師：「教育是人類升沉的樞紐，老師是心靈提升的舵手。」我來之前，這句話離我算遙遠，現在則越來越貼近這句話。

小組分享時我提到，老師要「莫忘初衷」，其實這四個字離我很遙遠，因為我沒有初衷。會進教育界是歪打誤撞，以前是在航空界服務，因為大女兒出生，才開始投入教職。去年轉任前我發了一個願——讓我帶領的學生幸福。雖然學生也滿喜歡我，但我並不快樂，總覺得缺少了什麼。

課程中學到觀功念恩和關愛教育，我找到關鍵和答案了，原來我缺少從頭到腳關照學生這個動作，只要把這補足，相信我的學校和學生會幸福。無盡燈之夜時，我淚流滿面，我願意將手上的燈，累積大家的福報一起為我們的教育努力。

◆高雄市燕巢國小 黃老師：營隊的每位老師是我翻閱四天的書——用人來影響人，我們會感謝；用生命來影響人，我們會感恩；用生命來影響生命，我們會感動。

這幾天我感動到了，我發願要給我的學生三個筒：第一個是手電筒，我要照亮他們；第二個是萬花筒，不是教他，而是要發現他，讓他成為他自己，專屬自己的萬花筒；第三是寶貝筒，學生如果是鑽石，要讓他變成八心八箭（又名邱比特車工，是一種鑽石的切割技術，被很多人認為是最好的鑽石），如果是黃金，要讓他變成九九九九（最高純度）。

我們可以糊裡糊塗的來，但不能糊裡糊塗的去，在這邊我準備好要寫自己的故事，大家呢？



▲認真學習讓自他都幸福的方法。

傻瓜，你的名字叫義工

◆高中第16組學員

【編按：此文雖已在網路傳得沸沸揚揚，但我們還是想和您分享。】

有一群人，他們背離了家庭的義務，來另一個地方，只為了另一群不認識也不會記得他們臉孔的人，他們沒有錢領，還要自掏腰包。這群



傻瓜，他們的身體應該麻木到不知道打掃會累，在我們還沒來之前，就用力刷洗學生活動中心、體育館、整棟宿舍的房間、整棟大樓的教室、地板、床鋪、浴室與廁所，搭建了許多的棚帳、設施與裝飾，在我們回家以後，還要再將所有棚帳、設施與裝飾還原。

這群傻瓜，從我們一下車，就開心的搶著拿起我們的行李，送到我們的房間，還不停的跟我們道謝與問候。這群傻瓜，他們不知道被窩的溫暖，和賴床的幸福，三、四點就起來煮飯準備早餐給別人吃。

他們身體皮膚對溫度與舒適的感知能力應該很不好，不知道寒流來的冷，讓別人舒適的休憩，自己睡在體育館裡打地舖。他們的耳朵應該不太好，有被鼾聲吵過的人都知道，一大群人打通舖的夜裡，鼾聲的節奏與聲響，就像刮傷唱盤播出的交響樂。他們的鼻子也不好，應該聞不到廁所的異味，讓別人在舒適的浴室沐浴，自己卻在廁所裡用臉盆裝水盥洗。

他們不懂得什麼叫做辛苦，臉上一直掛著笑容，看到了人就感謝，感謝讓他們有機會來這裡做事。這群傻瓜，就像表演台上換幕搬桌椅、道具的黑衣人，在燈光昏暗處，快速的布置好所有需要準備的東西，在燈光亮起之前，又退到了幕後。他們一開始就知道，所有的人，都不會記住他們的臉，不會記住他們的姓名，卻開心的無怨無悔的去做這樣的事！

真是一群傻瓜！

而我悄悄發願，有一天也要當這樣的傻瓜！



我不認識你 但我謝謝你

◆高雄 以文

教師營前一天，和廣論研討班同學相約來到營隊當半日小義工。大仁科技大學四處擠滿人，好不熱鬧，若不仔細分辨，還會以為營隊已經開始了：打算全程參與的義工拖著行李箱在校園中

快步走著；只報名單日義工的多半攜家帶眷，爸爸媽媽後頭跟著還在讀書的孩子，有說有笑的跟其他家長打招呼……說來慚愧，像我這種半日義工半日出遊的，心態則像參加旅行團一樣，頗有蜻蜓點水之嫌，中午外頭吃到飽的班級聚餐，似乎才是內心盤算的焦點。

在體育館變裝成的餐廳裡頭，我一面掃著

地、一面想著自己往昔參加教師營的點點滴滴，只不過之前的心態是理所當然被服務的老師，現在則是想要學習如何服務別人的小小義工。

做著做著，眼前一位義工意外吸引了我的目光，令我目不轉睛到近乎失禮的程度！只見他一手夾著柺杖，一手抹著桌子，一邊擦，一邊挪動那不聽使喚的右腳，挪啊甩啊往前移。每擦一張桌子，他就得靠著柺杖休息一下，雖說移動的距離如此微小，他卻還是顯得有些上氣不接下氣，後來索性與身旁的義工藉故聊上兩句，掩蓋其實有點吃不消的擦桌進度。



我有點想哭，想說，他是帶著什麼樣的心情來當義工？而我呢？看著他擦過的飯桌，隱約覺得每張都發著光，裡面有他對一群素未謀面，甚至今生可能不會再相遇的老師們，最深的祝福與最切的期待。或許他期待著老師們在營隊有所收穫，好讓他的吃力有代價；又或許他根本從沒想過要什麼回饋，對他來說，只是認真扮演好義工的角色，在每一次的付出中得到內心的喜樂，然後希望自己小小的光，能夠照亮更多還有黑暗存在的角落……

他的身影深深撼動了我，讓



我重新調整來當義工的心態。失禮的偷拍了他的背影，做為我體會義工精神的座右銘。「雖然我不認識你，但是我謝謝你。」這句話送給他，也送給即將來到營隊，讓我有幸向他學習到這點的老師們。願他的光，能照亮你內心某個角落的黑暗，如同他照亮了我一般。



▲惠芳（最前方躺在地上的那一位）
在這次教師營中，擔任全區大專組
輔導員的關懷員。

我不累， 因為您值得！

◆台北 王惠芳

「每一年教師營，妳都會來邀約我，而每一年我都沒有空參加，難道妳不會疲累嗎？為什麼妳不會想放棄呢？營隊真的有這麼神奇嗎？真的完全免費嗎？」

年復一年，每到教師營報名前夕，我總會樂此不疲的邀約台大教授同仁參加，而最常聽到的，就是這一連串的問題。好歡喜、好感恩老師的好奇與提問，因為這樣子，我就有機會分享更多的「為什麼」了。



此刻的我，內心現起我的師父日常老和尚曾經說過的一句話：「只要你不放棄，我願意陪你走完最後一程。」回顧自己的生命，就是這樣被師長綿密關愛才得以提升，所以心中只有三個字：「想報恩！」

其次，認真回顧自己從台大畢業，回到母校服務，並與夫婿在台大教務處相識進而結婚，生下一對孝順的寶貝兒女，且有機會配住在美麗的台大宿舍……幾乎每日的生活作息都在台大校園裡。每每一想到台大對我種種栽培和照護的浩瀚深恩，就無比感念，也亟思報答台大師長們如覆天蓋地的大恩大德！

於是我就會很開心的說：「我想報恩啊！因為您是我的好朋友，我希望您更幸福快樂啊！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豈能輕言放棄！我還要非常感謝您的成全和包容。而且我也會到營隊親自為您服務唷，請務必給我這個學習的機會。」

然而，以為在報恩的我，最後發現是他們感動了我。今年教師營遠在台灣最南端的屏東大仁科技大學舉辦，台大老師卻報名踴躍，三十四人中二十二位順利成行。感謝老師們願意於過年前夕，捨棄家中舒適的床鋪，在寒冬睡硬板床；捨棄大魚大肉，來吃健康蔬食；有的甚至是克服諸多困難來到營隊學習心靈提升。

特別的是，今年終於等到兩位我敬愛的管院師長來到營隊。台大前管院副院長會計系林世銘教授和商研所江炯聰教授，平日在校園裡碰面，總是搶先對我噓寒問暖、關心近況和家人健康，他們用身教教導我，什麼是真正的管理學，我一直感念在心。今日終於如願以償，將最美麗的禮物——教師生命成長營，親自服務奉獻給兩位慈悲的老師，祝福他們闔家健康快樂、一路幸福吉祥到底！

然而，懂得感謝與報恩，是在我參加福智營隊、研讀廣論後，才慢慢產生的。透過不斷學習

和承擔義工，深刻省思與反芻「無私利他快樂勇士，自私自利悲苦不斷」的真諦，才漸漸體會到「觀功念恩就是快樂泉源」的甜美滋味，生命有一種日日新、又日新的莊嚴。

反觀學習廣論前的我，是個非常好勝好強的人，認為所有的美好，都是靠我自己努力打拚出來的——因為我認真讀書、因為我用心工作、因為我勤懇付出——獲得，理所當然。甚至有時候，當別人比我好時，我會很粗暴的想：「為什麼是他得到，而不是我呢？」一切都圍繞著「我」在打轉，損惱無數、得不償失，還不自

知。

萬分慶幸自己這一期的生命，遇到福智團體這群志同道合的夥伴們，我發願要為建立健康和樂、充滿愛與關懷的大專校園努力。最後，想借用台大土木系謝尚賢教授當年在擔任課外活動組主任，出席台大福青社舉辦的感恩活動的發願，做為我對美麗的母校台大、美麗的寶島台灣、美麗的全宇宙發下的誓言：「願台大成為一個充滿愛與關懷的校園！願台灣成為一個充滿愛與關懷的社會！願世界成為一個充滿愛與關懷的天堂！」



▲營隊中，靖婷(左)與夥伴熱烈討論。

找到心中的鑰匙

◆台北 連靖婷

自小，渴望母親能多看我一眼、抱我一下，但母親始終都是擁抱弟弟；我只能在一旁默默觀看，拉著母親的衣角，挨著行走……母親的行為，深深影響著我。

雖然隨著年齡增長，在母親鼓勵支持下進入護理學校就讀，透過「人類發展與學習」的課程，孩提心中的疑問慢慢釋懷。但我始終不明白媽媽的邏輯：「因為妳是姊姊，所以……」，因此一樣是孩子，我總是需要先做家事？先幫媽媽

提東西？永遠出門前要第一個整裝戴妥？自幼以為如此表現，讓母親滿意後，可以換得母親的讚賞與微笑。

學校畢業後進入白色巨塔工作，十七年來曾陪伴許多癌症病友走過生命幽谷，陪伴家屬走過失親過程，一直以為在職場上的磨練學習，及照顧病人與家屬的經驗，我早已對生死瞭若指掌。然而，一次陪伴一位大腸癌末期病人時，看著他緩緩抬起頭問我：「我真的要死了嗎？死後我會去哪裡？護理長，我真的很害怕！」我的內心為之一震，正思索該如何回應的同時，冒出的念頭竟是：「其實，我也很害怕死亡！我該說出口告訴病人嗎？」這心中的糾葛盤旋多年。

營隊四天的課程，從人的一生活為起點，撼動人心的畫面，勾起我對死亡的害怕，更加思索，人死後往哪裡去？第二天在「無限生命、無限希望」課程中，透過講師的帶領，從揭開生命的密碼開始探索生命的組成，那是我的工作專業

領域，卻赫然發現自己竟是如此不足。

透過學習後，知道其實生命是不會死的——心靈才是主宰，身體只是展現；身體會壞滅，但心靈能相續；所以生命永恆，死亡只是一道門，走過去後，是無限生命。原來，人是一世又一世的相續，只是此生此世的我，角色是從孩子、長女、學生、護理師、屬下、妻子、護理長、媳婦到師長的轉變過程，而人與人之間的擦身而過、相見、相識、共事、同住是緣與份的結合。既然如此，更應惜緣、修身與觀功念恩！

茅塞頓開的我，聽著每位講師訴說的生命故事，我感動、流淚，也不斷深思——很感恩，我找到了心中的鑰匙，不論是面對母親或死亡。

不僅於此，學員與法師的「心靈對話」，更讓我將教師這份神聖的事業，結合了無限生命做思考。猶記法師回答學員提問時談到「法鏡內照」，學習正向思維後，必須先內化才能行持，所以自己必須先行改變。因此，身為師長的我，



▲媽媽的愛藏在眼鏡裡——瞧，母女配同一款造型。(作者珍藏兒時與母親的合照)

必須更加謙卑學習，學習當學生，精進自我，改變自我，才能進一步影響學生。

另一個打動我的精彩對話是，「佛度有緣人，面對不佳的無緣學生，是否可以不度？」法師說明佛陀度人的過程是先種因緣，若有緣今生可先度；若遇無緣者，先種下因緣，於今世或下世有緣時再度化。這讓我更加領悟人與人的相處是善緣善果的修練，也就不會引起憤怒的負向情緒，生活會更加快樂。

身為老師，總覺得在教育道路上孤軍奮鬥，透過營隊，我交到了一群杏壇好友。深知結緣不易，我們立刻在社群網站上建立群組，也將活動中的點滴記錄下來，讓同組老師可以有相互分享的平台，期許這力量可以繼續發光發熱——我們先擁有快樂人生，才能引領孩子成長。謝謝福智文教基金會！



找回感動的能力

◆ 台北 楊韶維

「飛快敲打鍵盤，思緒萬馬奔騰；我用一貫的直球對決，將感受化作又一封充滿尖銳話語的書信；點下『傳送』選項，我的情緒水庫開始洩洪，至於電腦的另一端，想當然耳，是臉上一陣赤紅。」

這大概是我這幾年工作縮影的固定橋段。做事不懂人情世故，是旁人見著我就走避三分的原因。在我的世界觀裡，充滿著各種直線直角。我的小學老師，曾經在學期總評上面寫著：「擇善固



執」。就我對自己的了解，「固執」的成分佔大多數，「擇善」恐怕只是文學功能上的委婉修飾。

短短兩段文字，實在不足以形容我有多「牛」。然而，我這個一直是老師們頭痛的人物，沒想到後來很諷刺的喜歡上了教學。現在大學當助教，還組織了一個團體（TAPiLot）去協助學弟妹教課。只是，在教學裡，我有耐心、願意同理學生；在教學關係以外的我，依然是那頭固執的牛。

後來，遇到了葉丙成老師（編按：台大電機系副教授、「翻轉教室」代言人），他發現了我這個「大問題」——不時抱怨東、抱怨西，常常在生氣中完成工作。但他總是不厭其煩的用很長很長的「小」故事，「拐彎抹角」的說給我這頭牛聽，深怕刺激到我。

終於，最有耐性、絕不發脾氣的葉老師，說動了最沒有耐性、天天發脾氣的學生。葉老師三年前開始鼓勵我到福智學習，三年後，我接受了他的建言，參加二〇一五年教師生命成長營，嘗試閱讀自己的生命故事。營隊中，聽過了「觀念恩」後，才發現自己一直被情緒所綁住，焦慮、憤怒阻礙了我思想的自由自在，我這才真正找到自己心神耗竭的真相。

於是我對著過去自問自答，品嚐著營隊裡純淨又美味的食物，感受為學員付出的義工們一顆顆赤誠的心，看著介紹原鄉農產的阿姨熱淚盈眶，我可以用笑容回應那些服務的青年同學們……伴著屏東美麗的冬夜，我慢慢在找回感動、找回感受的能力。



我的志願

◆ 台北 佳伶

我擔任教職已不知不覺過了十七個年頭，納悶的是，為什麼我從小嚮往的志願，竟然讓自己愈來愈不快樂。

從小，如果有人問我長大想當什麼，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老師。因為我的媽媽是國小老師，我的爸爸是高職老師，我最熟悉的環境是學校，最了解的職業就是老師。印象中，老師是一個很受尊敬的職業，還記得媽媽和學生家長常結交為好友，在學生畢業多年後還會前來探訪；爸爸則在金融業桃李滿天下，經常在銀行遇到畢業學生的熱切招呼。因此，「成為老師」這個志願一直

默默在我心中。

國中畢業時，雖然也考上師專，但我的國中老師鼓勵我繼續念高中、考大學，就這樣，我錯過第一次可以當老師的機會。但我研究所畢業後面臨職業的抉擇時，這個志願又浮上心頭，所以我決定繼續進修，博士班畢業後也非常幸運的找到目前的教職。一切似乎是這麼自然而然，兜了一圈，我還是回到老師的路上。

然而走過教職十七年，我卻漸漸對教學與指導學生感到疲累，加上家庭的責任和父母老病的壓力，我發現自己常會按捺不住情緒而生氣和沮喪。很奇怪的是，每一件事的發生好像必有其原因——一位多年不見、再度聯絡上的大學社團學妹，熱心推薦教師生命成長營的消息……還好，我把握了這個機緣！

在營隊中第一次聽到「觀功念恩」，真如醍醐灌頂。在我當老師和媽媽的過程中，心裡經常感受的痛苦就是：「我明明是為了學生和孩子

好，為什麼老是要當一個『壞人』，也就是對方『對立』的人。」參加營隊後，我終於了解到，很多時候是自己心念錯誤，用錯了言語和方法，讓自己和別人都痛苦。

聽著許多人分享生命故事，總是讓我忍不住落淚。原來有這麼多人曾經面對生命中的困頓和挑戰，原來有這麼多人曾和我有同樣的困惑。讓我很感動的是，有這麼多不認識我的人，包括義工及輔導員，這麼無怨無悔的努力付出，只是為了幫助我也能找到快樂。「對的事就去做，漸漸就能把善念傳播出去影響別人。」這個想法也鼓舞我重新對周遭懷抱希望，肯定自己「對」的堅持。

我母親目前臥病在床，而且有中度失智。而我的父親在十五年前發現膀胱癌，並切除一個腎臟，母親竟因此開始罹患憂鬱症。不過，父親術後復原情況不錯，這麼多年來都定期照膀胱鏡，一有發現就進行簡單的刮除手術。且這麼多年

來，父親堅持不請外傭，都是由他陪伴、照顧母親。

以前我常會為母親的狀況難過，一方面後悔之前不該頂嘴，該多了解她，一方面羨慕別人的母親身體依然康健。從營隊回來後，我會認為，母親的狀況是讓我有機會以身體力行的方式好好報答她的親恩。而她不良於行，也讓我們不用擔心失智的她會不小心走失而流落在外。這樣一

想，好像就少了怨而多了歡喜。回到娘家照顧媽媽，她一直不肯讓我餵食或發脾氣時，我也能更有耐心的理解她。

真的很感謝教師營的一切，及有緣一起參加的輔導員、組員和志工們，讓我再度找到當老師的價值。現在我的志願不只是老師，還要當一個快樂的老師，也幫助身邊的人找到開啟快樂的鑰匙！

尋師夢圓

二〇一五年二月四至七日 參加福智教師營

某天晚上的小組分享活動

輔導員發給我們一張信紙

請我們寫一封信

不管這封信是否寄得出去

不管收件人是否仍然健在

我突然很想寫給

四十年未見面的小四級任老師

告訴她

我有多麼感謝她當年給我的鼓勵

我希望這封信真能到達老師手上

但茫茫大海

老師已退休二十年

母校人事已非

年輕的一代沒有人認識老師

同組的一個夥伴在虎尾服務

她說她要將信帶回去

試著找找看

我怕她會有壓力

一直說即使沒有找到

我仍然非常感激她的幫忙

◆嘉義 沈淑宏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下午我從高雄回到嘉義
參加福智規劃的營隊後成長課程
為了尊重講師

手機調為靜音

下課時看到四通陌生的未接來電

回撥時

接電話的有氣質的男士說

我是吳老師的先生，我現在在嘉義公園

天呀！

莫非吳老師已經？？？

好，先不要自己嚇自己

飛奔到嘉義公園

吳老師早已在射日塔下引領等待

師生相擁而笑

七十歲的老師也會製造驚喜

見面第一句話是

我來，是要讓你知道我還活著

我聽了哈哈大笑

老師的第二句話是

妳的信經過很多陌生人傳遞，最後到我手上

我來，是因為我很懶得回信

啊！七十歲的老師，仍保有三歲的童真

我希望我七十歲時，也像老師一樣

我高興的敘說當年老師對我的好

但老師全都忘記

只記得我是那個願意認真寫日記的小女孩

其實沒有關係

老師教過一千多個學生

當老師的忘記曾經給學生的溫暖

這是老師的修養

但是，當學生的會永遠記得

老師曾經說過的影響她一輩子的

鼓勵的話

會永遠記得

老師給她的笑容

我很感謝上天

把這麼大的、這麼珍貴的禮物送在我面前

感謝師丈夫老遠載著老師來促成師生相會

還陪老師耐心的等學生三小時

感謝老師勇敢的做出

我以為只有像我這樣的年輕人

才會做的轟轟烈烈的驚喜

感謝福智文教基金會創造不可思議的因緣

感謝所有認識與不認識的朋友們

謝謝您們幫我圓夢

原來

圓夢計畫不是不可能

重要的是



我們敢不敢做夢

敢不敢把夢付諸行動